

梦断江湖路



春风文

梦断江湖路

(上)

易水寒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二·沈阳

目 录

上 册

- | | | |
|-----|---------------|-------|
| 一 | 冷 颜 面 | (1) |
| 二 | 天有不测 | (19) |
| 三 | 杀手无情 | (40) |
| 四 | 初入江湖本无名 | (59) |
| 五 | 巧设迷局 | (78) |
| 六 | 毒计毁秦府 | (98) |
| 七 | 但目送芳尘去 | (117) |
| 八 | 奴叫绣球儿 | (136) |
| 九 | 多情总被无情恼 | (155) |
| 十 | 欲刃仇敌 | (171) |
| 十 一 | 我苦心为明珠 | |
| 十 二 | “十三绝命腿” | |

十 三	血战金山	(232)
十 四	古琴悲歌	(250)
十 五	酈 荒	(271)
十 六	旧情何难忘	(290)
十 七	败走狼族	(309)
十 八	人比桃花俏	(329)
十 九	借刀杀人	(347)
二 十	自残骨肉国堪危	(368)
二十一	天若有情	(386)
二十二	夜探赤龙教	(405)
二十三	魔 头	(424)
二十四	《黄帝外经》	(442)
二十五	行刺岳飞	(461)

下 册

二十六	红颜祸水多薄命	(481)
二十七	一张藏宝图	(501)
二十八	南北争雄	(520)
二十九	指尖山夺宝	(539)
三 十	诛宿仇痛诀良缘	(558)
三十一	暴 盲	(577)
二	避祸武当山	(595)
	你我不欠情	(614)

三十四	鹬蚌相争	(634)
三十五	石室被困	(653)
三十六	南海重重阻	(673)
三十七	失意子	(692)
三十八	洞庭湖重兵压境	(712)
三十九	壮志未酬赴幽冥	(729)
四十	三人之行	(747)
四十一	点苍毒门	(767)
四十二	父 亲	(787)
四十三	鹿死谁手	(807)
四十四	恶 龙 岛	(827)
四十五	奇书之毁	(847)
四十六	智斗连不断	(868)
四十七	群 英 会	(887)
四十八	争霸武林	(906)
尾 声	本无江湖	(927)

一 冷 颜 面

冷颜面路开正大咧咧地坐在第一辆马车上。

驾车的厢兵早跳下马车，逃到同伴的身后。十辆马车在干热的黄土路上蜿蜒着。三十几个厢兵团团围住被冷颜面路开占据的第一辆马车，在正午烈日的灼烤下，臭汗早已湿透了号衣。咸咸的汗珠子从厢兵们的帽沿下渗出，淌过一张张疲惫、焦虑或毫无表情的脸，又依依不舍地滴到路上，溅起一小股一小股的尘埃，懒懒地粘在皮肤上、衣裤上。银光闪闪的刀枪散乱地冲着路开。

一个黑马将军立在厢兵之后，盔甲整齐，腰挎一把普通的腰刀，背上背着一柄青龙宝剑，但没有剑穗。市井之中，身带佩剑的人很多，但大多数人是为了好看，所以把剑连同剑鞘弄得花里呼哨，剑柄坠上长长的色彩鲜艳的穗子，人一走起来，剑穗在胸前腰后摇摆，煞是精彩，若亮剑耍几个剑花儿，更是龙飞凤舞了。但这样的剑和剑式都是些花架子，中看不中用。真正的武林中人，极少有人把自己的剑坠上长长的穗子，因为出招时，剑穗往往妨碍绝妙剑式的使出。武林中，只有一派的剑

柄上坠着极长极重的穗子，就是峨嵋山莲花庵的双剑门。但双剑门的剑穗是用乌金丝编织而成，是用来夺敌兵刃、杀敌制胜的奇器。

所以，这个黑马将军定然精于武技。他盯着马车上的路开，盯着这个年界三十的壮汉，眼中暗含一丝杀机。他自从来到福州，就听说了，双煞星之一的冷颜面路开也住在城中。几年来，他和路开并没有发生过什么冲突。他查明，有一十八名绿林汉子在路开的庇护下，在福州城外打家劫舍。可叹的是，福州府的官兵早已领教过冷颜面和一十八名好汉的厉害，在他来到福州做统领使之前就对冷颜面闻风丧胆了。他多次请令讨贼，却无一人敢随他前往。

黑马将军名叫周威虎。福州人从未见识过周威虎的武功，但都风传他的来头不一般，就连太守大人也畏他三分。只一次，太守大人来了兴致，命全城力士到府衙前，能搬动府衙前石狮者，赏银十两。石狮重逾千斤，十几个膀阔腰圆的汉子挨着个儿尝试，却无一人能使石狮挪动分毫。这时，一个锦衣少年分开众人，来到石狮跟前，扎稳马步，双手抱住石狮底座，猛喝一声“嗨！”只见千斤石狮摇摇晃晃，竟被这少年抱了起来。众人齐声喝彩。太守马上命人赏银。周威虎忍不住了，喊道：“慢来！”他认识这个锦衣少年，他是路开府中的人，算是路开的半个弟子，名叫余泽。如果赏银落到冷颜面的弟子手里，福州官兵的脸面岂不丢尽了！

周威虎一直就不服气冷颜面路开，恰好利用这个机会，挫一挫他冷颜面的锐气。他对余泽说道：“壮士，且慢拿赏银。你我比试一下，如果你胜了，再拿赏银不迟，先看本统领的！”说

罢，他双手握紧石狮两只前腿，丹田叫力，生生把石狮举过头顶。周威虎身材瘦削，一双眉毛又粗又短又重，众人想不到他果真是好功夫，叫好连天。周威虎得意洋洋地对余泽说：“壮士，这赏银你要呢，还是不要呢？”余泽被激得面红耳赤，但是技不如人，只得悻悻地走了。

自此，周威虎便跃跃欲试，想和冷颜面路开相抗衡。但是，当今武林中，双煞星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周威虎不是那种胸无城府的莽汉，所以一直在耐心地等待时机。

万万没有料到，冷颜面路开竟先来找麻烦了。这十辆马车中装的是当今大宋国朝廷在福州征收的贡银。这是宋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夏天的事。其实，所谓的贡银都要作为贡给辽国的岁币。宋朝无能，与辽征战，每战必输，不得已，每年向辽国贡岁币四十万。皇上当然不肯掏空自家银库，就年年向各州征收贡银。

今年却不同往年，福州太守得报，附近几个州县的贡银接连遭劫。为了稳妥，太守请统领使周威虎亲自押车。单凭能力举千斤石狮而面不更色，太守就确信：福州府诸位将军中，论武功，周统领当坐第一把交椅。况且，就办事能力而言，周威虎也是出类拔萃的人选。

太守大人怕贡银被劫，偏偏就有人和他过不去。周威虎押着十辆马车出福州城还不到三十里，就被路开单枪匹马地拦截了。周威虎自知身负重任，不能有半点闪失，他没有冲上去和路开打斗，因为他没有取胜的把握。于是，周威虎派两个厢兵飞马回福州搬兵，一面警觉地注意四周的动静，一面耐心地等候援兵。

路开用眼中的余光看了看太阳。太阳高悬正空，瓦蓝的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该来了，路开暗想。他又扫了一眼路边的树林、草丛，他知道他的一十八条好汉就在那里躲藏着。他们一定紧握着刀剑，大概手都握出汗了吧。

周威虎后面大路的转弯处，转出一个锦衣少年，双手各拎一个好大的坛子。

路开看到了，那是他的弟子余泽。他不知道再过一会儿，周威虎会是怎样的反应。他倒有些可怜这个不知是何来历的少年将军，这样年轻，才二十来岁就做到统领使，不容易呀。这个周统领多半是江湖中人，江湖险恶，官场更险恶，他能脚踏双船而不落水，一定善用心机。路开想，任凭他周威虎如何用心计，到底是个雏儿，怎经得起纵横江湖的双煞星深思熟虑的一击呢。

“闪开！闪开！”

余泽横冲直撞地闯过众厢兵的包围圈，来到路开面前。

厢兵们巴不得能挪动一下僵直的身体，便借机扭动着。

周威虎短粗的眉毛拧了起来，喝道：

“听着！眼睛都睁大些，贡银若有闪失，拿你们是问！”

厢兵们的刀枪叮叮当当地碰撞了一会儿，总算又恢复了原样。

周威虎探右手拔出背上的青龙剑。蓦地，周威虎的眼睛被对面那双目光攫住了。路开冷冷地看着他。他的心往下一沉，青龙剑的剑尖悄悄垂了下来；眼睛溜向马车。一只只木箱锁着铜锁，斜斜地贴上十字形封条，封条上赫然写着福州府，盖着太守的大红官印。除第一辆车外，其余九辆马车上都守着他的

兵丁。令他大为扫兴的是，厢兵们都呆头呆脑地垂着头，瞧着路边的杂草和晒蔫了的野花儿，全然没有勇武之气。

已经过了半个时辰，再这样闷下去，恐怕兵丁们就毫无斗志了。周威虎有些焦急地向福州城望去，怎么援兵还不来呀。

“师父，给！”

余泽把两只坛子递上马车。路开揭开盖住坛口的海碗，将坛内的酒倒出半碗。想了想，随手把碗向车下一扔，登时“啪”地一声脆响。厢兵们吓得一抖，只见那只海碗碎成千百片，扑地一下，半海碗酒在干热的黄土上迅速化为团团酒气，和着灰黄的烟尘，滚滚升起，众厢兵被酒气和尘土呛得连连后退。

周威虎举起青龙剑大喝：“不得退后！不得退后！”

路开手捋胡须，大笑几声，随后捧起酒坛，“咕咚咕咚”，一口气将酒喝干。周威虎和厢兵们不约而同地睁大眼睛，他们还没有见过有这样喝酒的，更没听说谁有如此海量。

路开又捧起另一只酒坛，照样喝了进去。众人简直看呆了。路开身前的青布长衫被撑了起来。他阔口大张，一股白色的酒雾滚滚而出，酒香四溢。酒雾弥漫开，罩住周威虎等人。然后路开站起身，跳上第二辆马车，又跳到第三辆、第四辆车，他的口中涌出大团的酒雾。转眼，十辆车都笼罩在白茫茫的酒雾之中了。如果远望，弯弯曲曲的黄土路上，如同伏着一条白龙。

周威虎急令厢兵们去守住马车，他也持剑当胸。可是，他感到有些头晕目眩，忙紧紧抓住马鞍，暗道：“好厉害的冷颜面，上他的当了。看看周围酒雾中的厢兵们，如同醉酒一般，相继兵刃叮叮当当落到地上，身子随之瘫倒。

余泽跳到周威虎的马前，笑道：“倒也！倒也！”

周威虎心中恼怒，挣扎着举起剑，可手已经不听使唤，青龙剑掉了下去。余泽用手轻轻一推周威虎，周威虎便落身下马，重重地摔到地上。

余泽狠狠地踢了周威虎一脚，凶巴巴地说：“姓周的，你不是要和小爷比试吗？滚起来呀！”

周威虎神志尚清，无奈身不能动、口不得言，只能用凶恶的目光表示自己的仇恨。但余泽已经不再理会他了。

路旁跃出了一十八条好汉，像早准备好了似的，分别跳上十辆马车，举起长鞭，赶车就走。

周威虎希望这些“强盗”能说上几句话，透露出贡银的去向，可是这些人像哑巴一样，一语不发。

仍是余泽冲路开笑道：“师父，好酒！”

一行十辆马车吱吱呀呀地从周威虎的身边过去了，没人注意到他。就这么被击败了。尽管冷颜面是江湖中数一数二的高人，可是一招未用就败在他手里，周威虎心中不服。他想：路开在福州一日，就没有我周威虎出头之时，姓路的，你等着吧，我要你加倍偿还我的损失。

周威虎的马匹已经被余泽骑在胯下。余泽骑着马儿来回跑动，手中高举马鞭，大声说：“小子们听清楚，这贡银是我师父路爷劫下的，但你们只当没看到路爷，如果哪个敢到太守跟前告发，我就要谁的狗命！”说完，他打马追赶马车去了。

余泽追上马车，向路开点点头。路开没说什么。

马车拐进山路。几个好汉跳下车，用树枝拂去土路上车辙的印迹。又过了半个时辰，十辆马车停下了，前面就是指尖山，

山虽不高，但草木丛生，地势凶险，罕遇人迹，山中有大大小小的岩洞几十处。

林中一声唢呐，一个身披银灰色粗布道袍的壮年道士大步走出来，身后还跟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小道士，都是身背宝剑、头挽道髻。

“贤弟，对手的功夫如何呀？”壮年道士向路开问道。

路开跳下马车，拱拱手，笑道：“还是钟兄的药酒厉害，周大统领和几十个厢兵都醉倒了。”

中年道士正是与冷颜面路开合称为双煞星的神道钟相，他是洞庭人。当年，路开初入江湖，遍访名门大派印证武功。曾击败路开的人只有一个，就是前代女侠闻人凌波，其余各派高人至多只与路开战成平手。当路开行到洞庭地界的时候，遇到了钟相，二人大战三日三夜不分胜负，便拜作把兄弟。从此，二人联手，杀贪官诛恶霸，一心要铲除人间不平事。近几年正值宋辽开战，宋军节节败退，辽国趁机入侵中原，便有许多豪杰在宋辽边界树起抗辽大旗。钟、路二人有心助抗辽义军一臂之力，就劫了江南十几州的贡银，打算献给义军。

钟相身材魁梧，相比之下，身强力壮的路开倒像一介书生了。钟相说：

“虽然有我的药酒，可是若无贤弟的吐云功，我的药酒也不会有这样大的威力。”

路开说：“吐云功本来是我修习吐纳的时候，一时寂寞作耍子的，今日却派上了用场。终究也是由于周威虎太嫩了些，所以未动刀枪就得手了。”

余泽早已跳下马，拉着跟随钟相的小道士的手在那里大

吹特吹。小道士名叫杨么，是神道钟相唯一的弟子。

余泽这时走到钟、路二人身旁，笑嘻嘻地说：“师父、师伯，你们若再这样互相谦让，弟子可要抢这份功劳啦！瞧，杨么兄弟都偷偷笑话你们呐！”

杨么则一本正经地给两位长辈施礼，口中说：“弟子不敢。”

钟相微笑着拍拍徒儿的肩膀。路开则佯怒道：

“余泽，你就是脱不了市井无赖的言语。”

余泽见师父恼了，不敢再说笑，向杨么做个鬼脸儿走开了。

路开轻叹一声，说：“余泽是块习武的好材料，可是他自幼流落市井，整日疯言疯语，我始终不敢正式收他为徒，不敢传他上乘功法。”

钟相说：“贤弟，十之八九你看错人了。依我看，余泽这小子该是个忠义之人。”

“算了，别提这小子了，你我有更要紧的事。”

路开和钟相走近马车，双臂各挟一只银箱，飞也似的向指尖山上窜去，竟不像是在身负重物。

“唉——”余泽长叹一声说，“每只银箱至少有百斤重，两只箱子就是两百斤。师父、师伯就像夹着两根鹅毛一样。我余泽此生莫及呀！”

一十八条好汉中，为首的叫张大，取笑道：“兄弟，就臭在你这张嘴上。若是我，也不肯收你这个乱嚼舌根子的，何况路爷这等的高人！”

余泽作出一个怪相，悲叹道：“余泽呀余泽，你空生了一个

上好的心眼儿和一副好‘下水’！”

众人哄然大笑，连规规矩矩的杨么也咧开嘴跟着笑起来。

双煞星钟、路二人把劫来的十几个州的贡银全都聚在指尖山中的一个很隐秘的岩洞中。无论是钟相手下的人还是路开手下的人，负责把贡银押运到指尖山脚后，一律不准上山，完全由钟、路二人一箱一箱地把贡银送上山藏好。所以，只有他们二人知道贡银的确切所在。

藏好贡银，钟相、杨么师徒二人先走一步，他们要赶回洞庭，打探洞庭湖畔两个州的贡银何时运出。

路开率余泽和一十八条好汉料理好车马等一应后事。路、余二人回福州城内的路宅。

路宅原本是一个富商的家宅。路开恼这富商欺行霸市，就把他赶出福州，散了他的家产，占进这座宅院。

敲开大门，路开和余泽走进院中。这时已是月上西楼。

丫环匆匆从屋中跑出来，说：“老爷！夫人要你快去见她。”

“哦？”

路开不知道夫人有什么要紧事，三步并作两步赶进屋内。

路夫人正立在床边，见丈夫进来，冷冷地“哼”了一声，说道：“难道你有天大的事么？这么晚才回来。快去救人吧？”

路开诧异地问：“夫人，救什么人呵？”

“哼！还不是你的……两个孙姑娘。”

路开惊问：“夫人，是……环儿、碧儿出事了吗？”

路夫人焦急地跺着脚说：“冤家，快去救她们呀！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不该不准她们姐儿俩进咱们路家。你再去，

恐怕她们就要遭毒手了，真是罪过呀！”路夫人呜咽起来。

路开一把扶住夫人，问：“快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丫环在后面说：“老爷，是太守公子把两位姑娘抓走的，说她们在街头卖艺有伤风化……”

丫环的话音未落，路开已经一阵风般地破门而出。

方才所说的环儿、碧儿是孙武师的一双女儿。孙武师两年前从苏州来到福州，孙夫人已经故去，陪伴孙武师的只有两个很乖的女儿。初到福州，孙武师人地两生，多亏冷颜面路开鼎力相助，才算找到个落脚之处。两年来，路开时常接济孙家，也就和环儿、碧儿熟识了。如今环儿十八岁，碧儿十七岁，都出落得如花似玉。她们常来路家，路夫人开始也是满心欢喜，很喜爱这一对姊妹花，但路夫人发现路开常常夸赞两个姑娘，似乎，两个姑娘望着路开的眼神儿也有些不一般。路夫人便提醒路开，不得越雷池半步。路开是当世英雄，襟怀坦白，往往一笑置之。

俗话说：英雄爱美人，美人爱英雄。路开固然无妨，但这一对姊妹花却早已芳心暗许，非路开不嫁，哪怕是做妾。她们常做一些香帕、荷包之类偷偷塞给路开。路开把她们当作亲妹子看待，不以为意，回家后把香帕、荷包通通交给夫人。

路夫人虽已生过两子，但依然是少年人心性，大发醋意，弄得路开也疑神疑鬼，不敢再单独拜访孙家。

孙家一对姊妹花的艳名不知怎的传到太守公子耳中。太守公子派一个奴才去孙家提亲，他满以为这是抬举孙家，不想却碰了一鼻子灰。太守公子便去请周威虎帮忙。周威虎知道孙、路两家关系很好，一心想找路开的麻烦，就把孙武师唤到

城外，提出要与他比武。孙武师也是火暴脾气，一激之下和周威虎动起手，他哪里是对手，不过三个回合就被周威虎一掌打翻，后心正好撞到树干的断茬上，撞个后心透前心。

事后，路开去查看比武场地，发现树干的断茬是新鲜的。他想：一定是周威虎做的手脚，存心想害死孙武师。但无凭无据，他又不好去找周威虎算帐。

路开想把无依无靠的孙家姊妹接到府中，可是夫人却说：“好呀，她们进来，我和行疾、行迟出去，免得碍你的眼。”路开便不敢再提了。行疾、行迟是他们的两个儿子，行疾九岁，行迟七岁。

福州城中的公子哥儿里，数太守公子恶名昭著，欺男霸女是他的家常便饭。落到他的手中，环儿、碧儿不知道会怎样。路开越想越心焦，他施展出绝世轻功，直奔太守府。

对路开来说，太守府简直太熟悉了，他不知从这里救出多少无辜的人。

当路开一掌击碎太守公子卧室的窗子时，正看到环儿、碧儿用簪子戳瞎了太守公子的双眼。床上、地上是散乱的绳索和布片。路开急忙跃入房中，双手抓住两个姑娘的腰带，从窗子窜了出去，留下了惨号不止的太守公子。

路夫人见姊妹俩被丈夫带回来，抱住她们就哭了起来，连声说对不住她们。但环儿却脸色惨白地望着路开。

姊妹俩被路夫人照料得好好的，她再不提起什么香帕呀、荷包呀之类的了。

路开非常满意自己的夫人。虽然生过两胎，可她还像少女时那样风姿绰约，她不谙武功，却出自书香门第。男人纳妾、眠

花问柳都是很平常的事，但不知怎的，她对孙家姑娘醋意大发。看着受难的姊妹俩，她的心怦怦直跳。第二天，她就请求丈夫收下她们做妾。他恼怒地拒绝了。他觉得，他的夫人再完美不过了。所以，他可以一心去援助缺少钱粮的抗辽义军。

路开为了避免官府的骚扰，把家搬出福州城，安顿在一个小渔村里。明天，他要去洞庭会合义兄钟相。路夫人在烛光下为丈夫整理着行囊，愁眉不展。

“老爷，路上多留神，可不能鲁莽。刀枪不长眼睛，你……”

“夫人，”他打断她的话，“每次出门你都这样叮嘱，我都能背得滚瓜烂熟了。”

路夫人愁眉微展，笑了一笑。

“可是，我就怕你记不住，左耳听进，右耳漏出。你哪里知道，我有多担心。”

路开有些不敢看夫人的表情了。自从她嫁给他，就和他风里来、雨里去，很少有安宁的时候。有时候他真想厮守着妻儿，远远地躲进深山。可是，每时每刻都有让他义愤填膺的事。何时才能安乐家中，何时才能无忧无虑地研习自创的灵悟功夫呢？

“夜深了，夫人，歇息吧。”

路夫人站起身，说：“你先睡吧。我去瞧瞧环儿、碧儿。搬到新地方，也许她们会不习惯。”

路开在心里叹息着。是叹息姊妹俩不幸的遭遇，还是叹息自己不能给夫人一份安逸？也许两者兼而有之吧。

“啊——”